

特别策划·战斗精神培育的“特战样本”(下)

习主席深刻指出,一代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,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。

那么一股气,那么一种特有的战斗精神,被我们昔日战场上的对手称

之为“谜一样的东方精神”,为中国军人赢得了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。

战斗精神不是枪的附品,不是只在战斗时才有的状态,而是由军人的信念、意志、情感等融合并升华的一种内在力量,直接支配军人行为,进而夺

取一切胜利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、组织形态重塑、力量体系重塑、作风形象重塑,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。站在新的历史框架中理解,传承与重塑“谜一

样的东方精神”,是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精神奠基。

“谜一样的东方精神”不是战争年代的“谜语”,而是和平岁月的呼唤,呼唤我们去思考中国军人理解战争、准备战争、驾驭战争的精神维度,思考新时代革命

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品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战斗精神培育,既是一种进化,又是一种回归。

莫忘了,战斗精神的最终评判,不是谁的表扬、不是谁的吹嘘,而是战场上对手的信服。



习主席反复强调“要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工作”。战斗力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体。物质的力量是看得见的军事实力,精神的力量是看不见的战斗精神。如果军人没有战斗精神,那么所谓军事实力就是“空中楼阁”,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。因此,战斗精神的培育,是关乎战斗力提升的根本问题。对基层部队而言,培育战斗精神,应注重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。

魂是根本。一个军队有没有战斗精神,外在表现是战斗意志战斗作风等等,但根本上还是铸魂的问题,是解决“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、为谁献身”的问题。艾青曾经说过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我军之所以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,说到底还是“魂”的问题。因此,抓战斗精神培育,最根本的就是铸魂,就是要把习主席强军思想真正在官兵中立起来、深下去,内于心、化为本。

融是基础。战斗精神的培育,不能“另起炉灶”,而是要融于部队日常工作、训练、教育和生活中。战斗精神的培育,没有自己的阵地,但处处都是自己的阵地;没有自己的课目,但个个都是自己的课目。融的主战场是备战训练,在练兵场上的艰苦训练中锤炼官兵意志品质;融的“磨刀石”是大项任务,在急难险重的考验面前,培育官兵奋勇争先、舍我其谁、甘于奉献、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;融的“孵化器”是日常养成,将战斗精神的培育融入日常一点一滴中,持之以恒,久久为功。

关乎战斗力提升的根本问题

■ 章海军

情是纽带。战斗精神并非冷血无情的个人英雄主义,而是与战友间生死相依的情义紧密相连。著名战斗英雄王克勤,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,后来经过教育转化,他成了人民军队的“一级杀敌英雄”。他给战士端洗脚水,帮战士扛枪、背米袋,组织全班开展思想、技术、生活“三大互助活动”,其带兵经验在全军推广,这一活动的根子就是浓浓的战友情。时间一再证明,我军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兵一致、尊干爱兵、战友间亲如兄弟的传统一定不能丢。

严是保证。一支部队要想真正有战斗力,一定要在“严”字上下功夫。我军连续派出六批次赴马里维和分队,部队出国前都要经历严格的临战训练。从训练落实与否,就是生与死的区别。到维和任务区后,官兵训练有素,每每与武装分子遭遇都能拿出敢打必胜的决心和自信,赢得了联合国官员和外国军队的尊敬。所以说,战斗精神必须在从严治军中培育,严格出战斗作风,严格出战斗精神,严格出战斗力。

传是底蕴。优良传统见证着部队的荣耀,闪烁着真理的光芒,是培植战斗精神的源头活水。我所任职的某特战旅是一支底蕴厚重、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,曾荣立集体一等功、二等功、三等功各一次。和平时期间涌现出24名一等功臣,其中很多功臣都是在旅队先辈战斗精神感召下奋发图强、超越自我,最终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可以说,只有传承红色基因,才能担当强军重任,才能滋养出一流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力,为我军能打胜仗提供根本保证。



艰苦训练后的嘶吼,意味着一种精神的“破茧”。 马 亮摄

争制胜规律。任何线性的或绝对的描述来概括制胜机理,都是不准确的。

战斗精神的重塑,是让我们的头脑丰富起来,而不是走向简单化。不轻言“必胜”、不轻言“定律”,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理性。

在外军特战训练营拼死创下训练纪录、被授予北约特种部队荣誉勋章的一等功臣吴海燕,曾被外军教官将活青蛙塞进口中,咽下去还能感觉到青蛙在胸腔中扑腾;曾被关在没及脖子的手牢中4个小时,骨头似乎都已经冻酥……

特种兵的训练是残酷的,特种兵的战场更加残酷,然而最残酷的是,你正准备舍死一拼,战斗已经结束——

一次上级组织侦察比武,以复杂电磁环境为背景,信息化装备的操作使用占了所有比武课目的一大半。吴海燕闯过重重难关,却在“敌”强电磁干扰下未能及时传回情报。最后,总评成绩仅排在第11名。

残酷的事实,让场上的特种兵们“惊醒”:单纯靠“一杆枪、一根绳、一把刀”在竞争雄雄的时代结束了!

只有引导官兵把战斗精神转换为发现未来战争“秘密”的探索精神,只有创造环境机制让官兵全身心投入到思战、研战、能战的努力中,战斗精神才会进一步“落地生根”。

话题·文化的自信

●革命军人拥有了一种对时代、民族、个人的文化命运感,才能直面战场的残酷与冰冷

●传承红色基因、重塑战斗精神,不是“灰烬的守护”,而是“火焰的传递”

“外军进入维和任务区,连续3个月只吃单兵自热食品,我们的官兵能坚持下来吗?”

“模拟战场遇袭,我们大多是扔几个发烟罐,外军却用真实炸药在营区进行‘可控性爆炸’,对战术技能、战斗精神的锤炼有不错效果。是否值得我们反思?”

执行维和任务归来,旅政委章海军坦言,多国军队汇集的维和营区,是一个无声的擂台,也是一个多棱的镜鉴——

“天天听着枪炮声,让人不能不思考,我们的战斗精神培育应该坚守什么、改进什么,面临的考验又是什么?”

基辛格曾惊讶于: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缺乏后勤保障、空中保障,装备是如此之差,为啥没有“打输”?习主席告诉他:“我们靠的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精神,我们的战士是不怕你们的,无论拿什么武器,都敢与你们较量。”

从根本上说,崇高的信仰,坚定的信念,是革命军人的文化自信,是我军战斗精神的根基所在。革命军人拥有了一种对时代、国家、人民的文化命运

神的种子,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培养。只要我们懂得,“生死置之度外”并非源于“闻战则喜”的亢奋,而是来自对和平阳光的无比珍视。

话题·战争的嬗变

●凝视“后天的战争”,才能辨别“思想河床”上沉积的新与旧

●不轻言“必胜”、不轻言“定律”,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理性

“机器人面对枪林弹雨也毫不畏惧,执行命令更是不死不休,如果战场上和这样的‘终结者’较量,我们的战斗精神优势在哪儿?”

特战三连的一间排房里,代职副连长、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吕少德的一句提问,像是扔下了一颗手雷,“炸”得战士们半晌没说话。

新型作战力量的战斗精神是否也应该是“新型的”?“智能化”战争时代军人还需要战斗精神吗?讨论越来越深入,博士和战士都陷入沉思……

凝视“后天的战争”,才能辨别“思想河床”上沉积的新与旧。

战争形态的演变必然呼唤战斗精神的重塑。广义的军事变革,既是充分挖掘信息、智能、隐形、无人等新兴技术对战斗力增长贡献率的过程,更是以新的战斗精神对新型武器装备进行“二次赋能”的过程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战斗精神培育,不仅推动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“物化”,更是加快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“人化”。

一次国际军情学习,官兵们惊讶地发现——

美国陆军决定设置多种形式的近距离搏斗课目,训练军人即使用手头上的任何武器,包括木头和石块……被高科技“武装到了牙齿”的美军为什么抡起了“板砖”?

军事学者指出:在复杂的战争中,众多的制胜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,表现为一种规律的“群作用”和“场效应”。由于某一因素的实际作用或突出作用,引起战争中某一节点的骤变,进而锁定或扭转战局,最终表现出某种概率和弹性。

一次战史战例研究,官兵们清醒地看到——

解放战争中,华野第十兵团克福州、夺厦门,势如破竹,却在孤岛金门“由于主观指导上对渡海作战的特点和困难估计不足,组织战斗不严密,致使登岛部队9000余人,苦战三昼夜,弹尽粮绝,一部壮烈牺牲,一部被俘。”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罕有的一次严重损失,教训深刻。

一名指挥员想得更深: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是这样一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过程。那种“强必胜”“弱必败”“正义必胜”“非正义必败”的说法,不能简单地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战

传承与重塑,那『谜一样的东方精神』

从北部战区陆军某特种作战旅看战斗精神培育

■ 本报记者

魏 兵

特约记者

李士昌

通讯员

罗孝平

到一个“异次元”问题——

“你最难以忍受的事是什么?”一次随机教育,他组织官兵们谈一谈。兵龄8年的战士难忘“背着5支枪爬了4趟12米横索”“20公里武装越野”;而兵龄1年的战士却坦言是:“手机不让随使用”“冬夜里起来站岗”……

“当年轻战士的苦与乐,不在同一个坐标系里,战斗精神培育已不再是‘三点成一线’的简单瞄准射击。”张鹏说。

发生“位移”的何止是苦乐观呢?“现在,有多少年轻人在慨叹自己‘25岁就死了,只是到75岁才埋葬’。有多少青春以‘我做主’的名义挥霍金钱、挥霍时间甚至挥霍生命……”作战支援营教导员任永利接过话茬。

太平岁月改写着价值维度的“元素周期表”,也悄然隐去了战斗精神培育的“靶心”。

我们真的有权挥霍吗?

特战六连五小队副小队长郭浩飞回忆起维和的日子:一名战友执行任务出发前,家里传来消息,妻子刚进产房……

执勤一路险象环生,最糟糕时,武装分子把他们团团包围,双方剑拔弩张,生死就在一线间……安全返抵营区后,这名战友看到家人通过网络传来的新生儿子的照片,热泪一下就涌出眼眶。

“其实,我流泪是对老婆孩子心怀愧疚,也是为他娘俩感到幸福。在这儿咱们亲眼瞧见了,多少妈妈没能等到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,多少孩子没能等到开口叫‘妈妈’的那天?”一天晚上,战友袒露心声,郭浩飞思绪万千。

“战乱中的生命,脆弱得像镰刀割草一样,手一挥,一片就没了。一次冲突爆发,一个村子甚至一个部落都没了。我们还可以聊选择、聊青春,他们呢?”

归国后休假回家,郭浩飞最强烈的感觉是妈妈做的饭真香,妈妈的笑容是那么温暖。

泰戈尔说:“谢谢火焰给你光明,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,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。”当我们对和平阳光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,可曾想过:今天的安宁生活究竟是怎么来的?

长征,近雅克夏雪山至黑水途中,就有近万名红军战士倒下,“他们的坟包很快就被雪掩埋了”。在茫茫草地上,红军成建制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,“静静地长眠于此的战士成片成堆”。

据权威统计,全长3176公里的川藏公路,修筑时“每前进1公里就有1名战士倒下”。驻防在海拔4500米以上高原地区的那曲军分区,组建50多年来有804名官兵牺牲,平均每个月至少有1人……

“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,而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。”和平的美好,是无数战士用血肉和生命换来的,我们真的没有挥霍它的权力。

郭浩飞说:“为了更多的孩子和妈妈,如果再加上维和前线,如果真要打仗,我都义无反顾。”

年轻的官兵身上都潜藏着战斗精

话题·和平的重量

●太平岁月改写着价值维度的“元素周期表”,也悄然隐去了战斗精神培育的“靶心”

●“生死置之度外”并非源于“闻战则喜”的亢奋,而是来自对和平阳光的无比珍视

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”特战一营教导员张鹏从未想过,我军最负盛名的战斗精神口号,会遇

